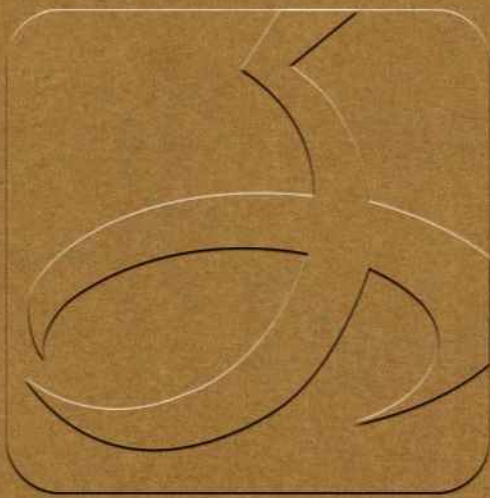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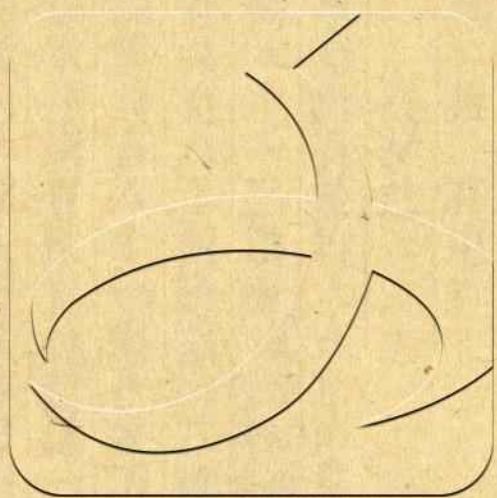


071.51
3452-02
:2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夢溪筆談卷第六

沈括 存中

樂律二

前世遺事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

調八十一三調弦

及古本皆作絃下同釋海本

中彈不出琵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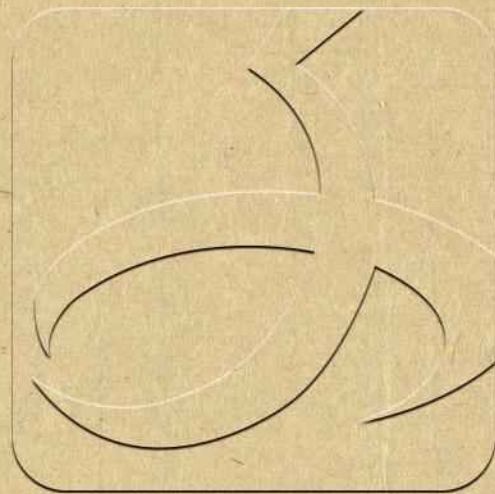
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

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於金陵丞

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

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

定弦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



色定弦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
字定宮弦乃以宮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
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
之凡弦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
依我磬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弦管定聲故其
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
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尙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
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
義如何得其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卻以凡

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體
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
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
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
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
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
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
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卻古夾鍾宮南呂宮
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

古今言六
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

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

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

太簇汲古本簇下衍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

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

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

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

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

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

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
不備載也

古法鍾磬每簾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一律

有黃鍾之簾有大呂之簾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

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

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

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

以管色奏雙調琵琶弦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

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

有聲同者卽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

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尙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樂汲古本學稗海本同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弦上音調尙不能知何暇及此

夢溪筆談卷第六

夢溪筆談卷第七

沈括存中

象數一

開元大衍歷法最爲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甯中考之歷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世歷官皆不能知奉元歷乃移其閏朔熙甯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歷改用子時閏十二月改爲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歷比來欵塞眾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搖新歷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正之氣偏也

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爲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亦至歷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

登避嫌

爲正月將戌曰天魁

爲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太陽過宮合神者在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宮者正月日躔娵訾二月日躔降婁之類二說一也此以顯帝歷言之也今則分爲二說者蓋日度隨黃道歲差今太陽至雨水後方躔娵訾春分後方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

則不應太陽以理推之發課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宮若不用太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以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尙未是盡理若盡理言之并月建亦須移易緣日今斗杓昏刻已不當月建須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方合建卯穀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陽相符復會爲一說然須大改歷法事事釐正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於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於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於婁終於

輿鬼北方真武七宿起於東井終於角如此歷法
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
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
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
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
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
太一汲古本作乙 釋海本同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岡九月
木可爲枝榦故曰大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
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

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此說極無稽
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於地上見龍
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
斗魁第一星抵於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
星也斗魁第一星抵於酉故曰從魁斗杓一星建
方斗魁二星
建方一星抵西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
傳陰而送陽也不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
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
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一者太
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岡者斗剛之所建也杓

謂之剛蒼龍第一星亦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

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

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

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

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

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爲

之主其前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

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其後有五將謂

天后大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

者方右謂未申酉亥子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

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

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

猶身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

見及有所伸理於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將前二火

後當二金二水一土間之真武合在後二

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

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

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

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於戌亥謂之

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於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於辰而畢見以其所見汲古本所見作所首釋海本作以其首者名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

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王之座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各益以土數以爲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爲五十有五唯黃帝素問土生數五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爲圖其理可見爲之圖者設木於東設金於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爲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爲成數土

自居其位更無所并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數爲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有理

撰著之法四十九著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於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於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龔跡然數有甚微者非恃汲古本

海本作巧歷所能知況此但作相跡而已至於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者跡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況得其龔也予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歷以知之歷亦出乎億而已予於奉元歷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於軛以崇真宣明景福明崇釋海本欽天凡十一家大歷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歷豈足恃哉縱使其度然又有行黃道之裏者行黃道之外者行黃道之上者行黃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歷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惣謂之一宮

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
則頓然差別世言星厯難知唯五行時日爲可據
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知一歲之間
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爲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爲陰
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
行盈度爲陽望後月行縮度爲陰兩弦行平度至
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
一日之中亦然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
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時也安
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

無四時耶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
又豈無大四時耶又如春爲木九十日間當疊疊
消長不可三月二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
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者

厯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

刻衰

稗海本作表下同

秒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

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

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
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

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

唐書云落下闔造歷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闔歷法極疎蓋當時以爲密耳其間闕略甚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尙未知黃道歲差至北齊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今古歷按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闔之歷八十年自己差一度兼餘分疎闕據其法推氣朔五

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

算太欺誕也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於崇臺

以候垂象者則古璣

碑海本作璣下同

衡是也渾象天之

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於密室與天行

相符張衡陸績所爲及開元中置於武成

汲古本作城

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

賦舉人皆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不曉第爲高等

漢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祖亘以

璣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

餘熙甯中予受詔典領歷官雜考星歷以璣衡求

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別畫爲一圖圖爲一圓規乃畫極星於規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爲二百餘圖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予於熙寧歷奏議中敘之甚詳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踈繆歷家言晷漏者自顯帝歷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於儀象

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澁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暮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昭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歷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

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在圓圓之爲體循之則其安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安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安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踈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

環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積及稗海本生日衰終始相求迭爲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別之求去極之度合散無跡混如運規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與其微也其詳具予奏議藏在史官及予所著熙寧曆漏四卷之中

予編按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

曰天事本無度推歷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有餘而一暮天故

以一日為一度也
汲古釋海本平作所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
窺而數於是以前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
一暮當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
度如傘椽當度謂正當傘椽上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子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今所謂距度星者之舍舍所以挈度所以生數也
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口耀之汲古耀之作之耀釋

海本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汲古釋海本無一字
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汲古釋海本作直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

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蝕起於西南復於東北自內而交出於外則蝕起於西北而復於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於正西復於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於東南復於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於東北而復於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於正東復於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朞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

交中謂之計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之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北齊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則尤速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歷其前必有星如

子信說亦陰陽相感自相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
早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眾疾亦隨氣運盛衰
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
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
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耶至於一邑之間而陽雨
有不同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大凡
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
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
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

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

明絜

汲古釋海本絜作潔

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

汲古本

埃昏流水不冰此謂之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

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

螟蝗爲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謂之

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

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里數之間但氣

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

釋海本

熙甯

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
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

雨候已見期在明日眾以謂頻日晦溽尙且不雨
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
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爲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
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
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
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
求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爲主外至者爲客初之氣厥
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敘也故謂之主
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

之歲天數始於水十一刻乙丑之歲始於二十六
刻丙寅歲始於五十一刻丁卯歲始於七十六刻
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歷法求大寒之氣何預歲
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
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爲客大
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
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爲之主天地之
政爲之客逆主之氣爲害暴逆客之氣爲害徐調
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

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
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
如是唯北方有二曰元武太陽水之氣也曰騰蛇
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
陽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爲雨露
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汲古本作商之交以爲否
泰者也故腎爲壽命之藏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
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爲胎育之臟中央
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唯人爲宜勾陳者天
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

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
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
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
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
環環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之
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爲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
所沖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非思之
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
者以無所守爲守唯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
謂黃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

神人守之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爲之名
意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八爲少陰六爲老舊說陽以進
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晝陽得兼陰陰
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
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
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
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
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
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
爲坎末爲艮皆七

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

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

少一多則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在

初爲巽中爲
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

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
純多陰盈盈爲老故老動而少靜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

則有占不動則無朕汲古稗海
本作朕雖易亦不能言之

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

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旣不

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江南人鄭夬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汲古本作未濟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釋海本同此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外郎秦君玠論夬所談

駭然歎曰夬何處得此法玠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言怪兼復甚祕不欲深詰之今夬與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用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

禳荆王試使爲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卽日
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曆術知崇天曆
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濁中以微賤不能自通
始以機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禱以動朝廷耳詔送
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
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甯元年七月日辰蝕
東方不効卻_{碑海本}是蝕限大強曆官皆坐謫令監官周
甯日蝕而慶曆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算
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甯五年衛朴造奉元曆

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
不及崇明二曆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
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謂
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
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卽鳳也故
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
鳥氏卽鳳也又旗旒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
鳥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然大物也天文家
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

鷄尾是也鷄有兩種有丹鷄有白鷄此丹鷄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喙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鷄歟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

其略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太簇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

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
 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
 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
 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於坤生震故震
 之初爻納子午乾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於坤生坎初爻
 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易道順上交交於坤
 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坤之初爻交於乾生巽故
 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也中爻交於乾生離初
 爻納卯酉巽納丑未故也上交交於乾生兌初爻
 納巳亥亦逆也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

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
 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交此易
 之敘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
 下而生者卦之敘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
 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於幹其上抵於類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甲寅 子 辰戌
 丙午 子 寅申
 戊辰 戌 寅申
 庚寅 申 子午
 壬申 申 辰戌
 戊辰 戌

生艮 生坎 生震

乾

乾

坤

坤

生兌

生離

生巽

未

巳

亥

卯

酉

巳

丑

未

巳

酉

癸

亥

乙

巳

丁

卯

酉

巳

丑

未

辛

亥

巳

酉

癸

亥

卯

酉

丑

未

巳

亥

巳

酉

卯

酉

酉

酉

釋海本無此圖

汲古本已作丑誤

夢溪筆談卷第七終

夢溪筆談卷第八

沈括存中

象數二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

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為宮

五十四為徵七十二為商四十八為羽六十四為

角此止是黃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

以此為律數如五十四在黃鍾則為徵在夾鍾則

為角在中呂則為商兼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

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其八十

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
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
一太蕤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
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
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
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九
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
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數目凡七字皆
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黃鍾當作八寸十分一
太蕤當作七寸十分二

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林鍾當作五寸十分四
南呂當作四寸十分八凡信七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
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釋海本無心也則
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壘瓦皆取其無心
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無心也

呂才爲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爲無驗術之不可
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
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
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
言之此術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

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今姓
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
從苟音亟汲古從支今乃謂之苟與文五音安
在哉此爲無義不待遠求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
苟以爲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
若以此爲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
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歷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
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
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暮強爲之度以步日月五

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
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
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
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
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
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
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爲
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爲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前世測
候多爲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

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用爲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卽須以當度星爲宿唯虛宿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厯家取以爲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予嘗考古今厯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

速以其徑絕故也厯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造厯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厯多只增損舊厯而已未嘗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厯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厯者惡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厯五星步術但增損舊厯正其甚謬處

十得五六而已朴之厯術今古未有爲羣厯人所
沮不能盡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
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俱有無謫
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
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
以防虛僞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
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五星
行次皆只據小厯所算纏理海本度騰奏不曾占
候有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甯中予領太史嘗按

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厯官韓顯符所造依倣汲古本

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

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

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難用熙甯中予更造

渾儀并創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

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

求

夢溪筆談卷第八

天... 中... 文...

夢溪筆談卷第九

沈括 存中

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鍾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一舍榜爲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進用數年間爲集賢按

理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
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
遂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

一舉人因懷德乳姥

汲古本
作老

求爲

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於庭下懷德據坐受

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

汲古本
作設

皆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

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卽身冷而僵一如逝
者旣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

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
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
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

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

五之句又云騏驎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

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

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

斥逐旣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

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

翁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
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弃黜時體爲之一變歐
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
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
大宋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
字樓之旣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
在庭公曰除惡務力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
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
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旣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
堯舜性之汲古本作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

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
第一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
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
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
莫不以公爲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

丞一見王東城

汲古本東城作城東

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

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

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

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

及至乃鄧公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汲古本作嘗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旣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卽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甯近世汲古本無

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借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千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

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
大族官至卿相者相

汲古釋海
本作接

踵皆連氏之後也

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
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饗人鱸魚不
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
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
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
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
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

同汲古釋海本
同下有耶字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
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
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
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
其半爲饗人所處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
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
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
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

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
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
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
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
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
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
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
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
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

使人延曼卿曼卿卽着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

方出主人者汲古本作著頭巾繫勒帛都不具

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

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

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

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

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妝服人品皆豔麗

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

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

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

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騃殆不分
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
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
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
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
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
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
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
見其人頗蕭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

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
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
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尙哉
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
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
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
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
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尙有餘力又爲
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
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

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
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
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
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
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清汲古釋海
本作精簡有道
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
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
未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
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子時方有軍
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閑話軟遂及此不覺

肅釋海本
作蕭然頓忘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
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
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
鄭奐圖於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
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
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
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
丙年七十五祕書監劉幾汲古本
作凡年七十五衛州
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

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餅令空腹飲之可以 and 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卻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興則飲一盃因各出數榼釋海本作盃賜近臣自此臣

庶之家皆做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世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敘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卽謂此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踈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副使蒼惶悉取船中之物

投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
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
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
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畚
爲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
人者方其微賤時一造上方器一爲宰相築第安
敢自期身饗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二波古釋海
本作三
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

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
舉人皆拜於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
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
入見然尙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爲
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
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閤門之累
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
蕃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
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方贊以

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
當復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
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
遂爲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
五子皐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爲宰相其他亦多顯
者汲古本豈惠民之報歟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
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
曰一日呵得一擔汲古本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
竟不受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在河
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
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
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
問醫醫曰此垢汗汲古本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頰
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葷汲古本腥居之甚安

趙闔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鶴坐則
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之人
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晏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
中竹叟怒其涉水冰寒爲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
其愛人可知然予聞之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
而不輟鼓可也爲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
也猶邠原耕而得金擲之牆外不若管甯不視之
愈也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
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
際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
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
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
度進於城北治第旣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
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
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
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
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
汲古本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
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尙康

甯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
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
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
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日敏中
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
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
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經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
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
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

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
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
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間今日
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
具以所見對上笑日向敏中大耐官職向文簡拜
僕射年月
未曾著於國史熙甯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
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
二月王欽若
加右僕射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
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

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尙在乞別令題上極愛其不
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
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
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
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
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
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
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
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
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
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
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
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
穆謂公儀曰醜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
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
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
爲定帥醜至定治事畢璋謂醜曰決事已畢自此
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醜旣愛其雄材

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
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
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
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闢人材不然無以應卒
驥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以見教曹曰瑋實知
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
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
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
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
聞其言私汲古本作邪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

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

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旣至觀之眞

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

之日公其勉之讓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

稗海本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贊譏陳

作話院譏執中觀各守本官罷南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

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闕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

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

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

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爲一庵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汲古稗海本不醉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間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壘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

極力攜挽卒至顯位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九爲黃蔡間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辨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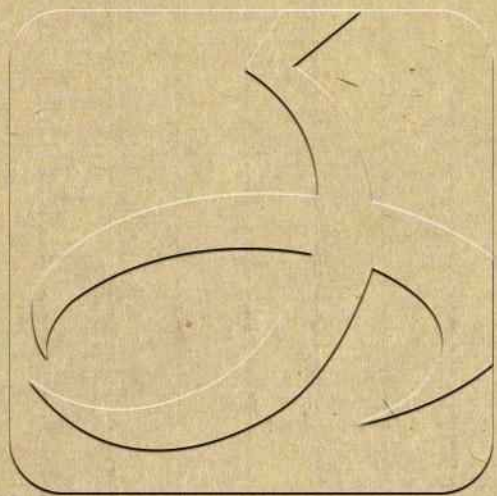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

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
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從
仕今爲司農少卿士人爲之傳者數人丞相荆公
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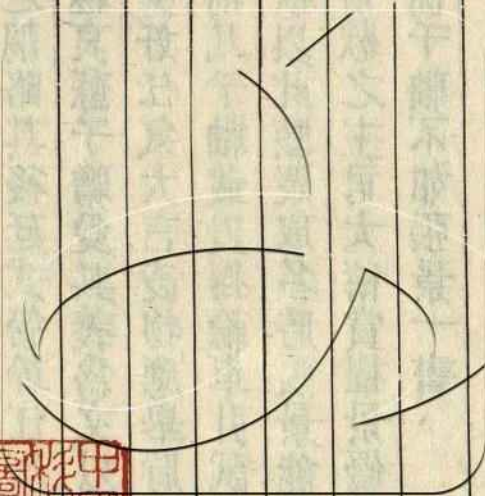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鄰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爲
婚後契濶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鄰翁而
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
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
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
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攜而後能行凡生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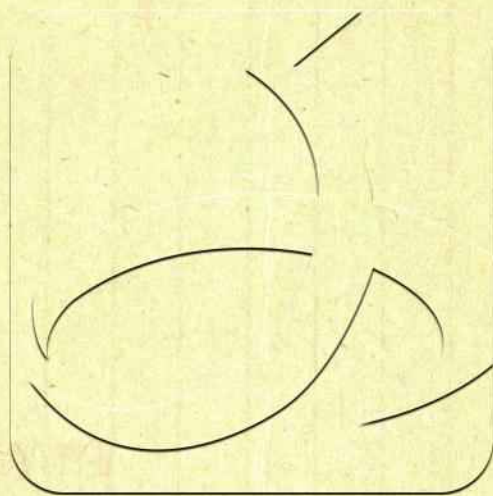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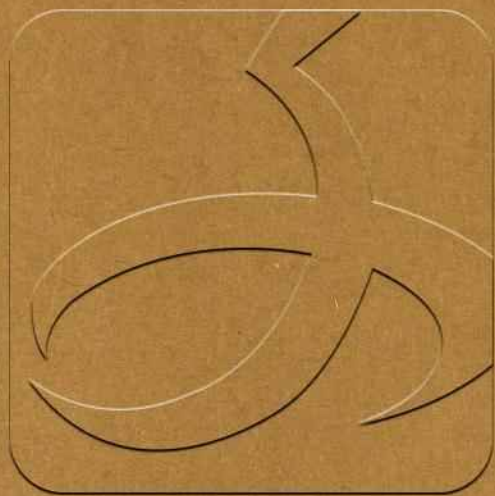
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爲
之濶略其後廷式管幹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
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爲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
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以入
欲以此駭眾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
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
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夢溪筆談卷第九





70038535

